

纸上墨痕

■ 朱美花

清明雨总带着些许毛玻璃的质地，潮湿了老宅门楣上褪色的桃符。我蜷在老藤椅里翻弄父亲的旧书。樟脑丸的气味裹着泛黄的纸页，在台灯晕黄的光里浮沉。海风吹来一股咸湿，一侧的檀木缝里簌簌落下些碎屑，分不清是虫蛀的木粉还是三十年前的香灰。

想起父亲去世那年的深秋，我在医院陪床，父亲在点滴声中昏睡。走廊尽头飘来断续的童声：“夕阳无限好……”抬眼望见玻璃窗上趴着一片枯叶，忽然想起李商隐写下这句时，长安城应该也是这样的暮色吧。原来诗里的黄昏，并不是红霞漫天的壮美，而是流云掠过针管反光时，那抹转瞬即逝的温柔。

箱底那册《白香山诗集》裹着蓝布包袱皮，展开时惊醒了沉睡的潮气。指尖拂过泛黄的纸页，在“悠悠生死别经年”处摸到一个凸起的褶皱。小侄女忽然举着作业本从屋里跑出来，发梢间还沾着青团蒸腾的热气：“姑姑，老师让我们续写《长恨歌》！”她拿过我手里的诗集，歪着头念出我年少时在页脚写的“唐明皇活该”，咯咯的笑声安抚了床边的那只流泪的熊猫。案头上供着的艾草轻轻一颤，三十年前父亲教我临帖的日砚台，正映出窗外湿漉漉的蒲公英。

上坟的山道上，女儿攥着竹篮里的纸钱问：“外公真的能收到吗？”海棠枝划过她鹅黄的雨衣，让我想起出阁那年，父亲执意在我的嫁妆里塞进这册诗集。当时我嫌箱子沉，偷偷取出压在枕头下，却不知那书页间夹着父亲用工楷抄的《游子吟》：“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字痕深得能藏住针脚。

供桌前燃起的烟柱被雨丝压弯时，女儿突然指着碑文问：“外公这里为什么刻着‘诗书传家’？”香火明灭间，我望见父亲临终前攥着诗集的模样——枯瘦的手指反复摩挲“文章已满行人耳”那句，旁边是我用荧光笔涂的摇滚歌词。如今才懂他为何总在“养儿待老”旁画满波纹线，那些起伏的墨迹，原是新旧年轮咬合的齿痕。

归途的车上，女儿枕着《唐诗鉴赏》睡着了。书页摊开在“淮言寸草心”那页，雨刷器划开连綿的水幕，恍惚看见父亲骑着二八大杠冲进雨帘，前杠坐着偷抹口红的我，后座绑着给二嫂送去的月子粥。

夜雨叩窗时，我把晒过的诗集放回木箱。女儿临睡前塞给我张字条，上面画着穿汉服的女子举伞站在“清明时节雨纷纷”旁边。装裱多年的宣纸突然簌簌作响，父亲用朱砂圈点的“稚子牵衣问”四字下，不知何时落着小侄女吃芝麻糖时蹭上的油印。

合上书时，一片枫叶书签悄然滑落。那是我大前年登五指山时在老树下拾的，叶脉间斑斑点点，凝着年少时看不懂的秋霜。恰似檐角坠下的水珠在石阶上凿出的小坑，像极了父亲当年教我握笔时，砚台里经年累月的墨痕。

叶芽的韵律

■ 廖力

春天，叶芽渐次苏醒。阳光穿透云层，暖意滋养着叶芽，使其身姿缓缓舒展开来。

叶芽的邻居们，那些蛰伏的小生灵，都深谙时序的韵律，感知到春的气息，纷纷动了起来。小昆虫们，有的爬在叶芽尖上，吮吸晶莹的露珠，有的啃食清脆的新绿，缓解冬眠后的饥饿，有的吐出白丝，将叶芽包裹成新家……飞鸟们，有的在长出叶芽的树枝上，忽上忽下地拍打翅膀，有的衔着干瘪的柳条，修缮被风刮破的巢穴，有的摇头晃脑，饶有兴致地舒展羽毛……

还有人类，也抵挡不住春的诱惑。他们脱去厚实的衣着，穿上与春天相配的服饰，纷纷走出家门，感受万物复苏的美好，期待与春天的希望相遇，定格美好瞬间。

都说花是春天最美的代言人。像玉兰花、梨花、李花、樱花等盛开之时，总会博得人们一笑。相较于花的娇滴、可爱，叶芽可谓普通、渺小。但叶芽懂得蜷缩、隐忍，甘当配角，不与花争春。因为这些树木的花期短暂，很快就会凋谢，而叶芽在平凡中绽放力量。待到花凋零时，叶芽才展示另一种希望之美，从容地次第奔放，迸发勃勃生机，踏步向前觅春天，见证夏荣、秋黄、冬枯，在季节的轮回交替中，走过一年又一年。

然而，叶芽的馈赠不止于视觉之美，更以另一种形态滋养人间。有些叶芽，只有经过人类采摘，才更具价值。峨眉山有一种茶，叫“青叶甘露”。明前采摘，芽叶细嫩，色翠香幽，待工艺淬炼，其干茶形似竹叶，又叫竹叶青。泡上一壶竹叶青，其味鲜醇爽口，回甘生津。

老话说，春吃芽。一场春雨后，笋芽儿坚韧地穿透土层，破土而出，笋芽儿营养丰富，清炒、炖汤或是凉拌，都有独特的口感和风味。还有刺龙苞、椿芽、折耳根、芥菜、蕺菜、枸杞芽，这些春天的味道，满足舌尖上的味蕾，给生活增添点滴清新。

叶芽往往还表现出生命的韧性。街道边的沥青缝隙中，那些野草芽在汽车尾气中倔强地生长，它们的绿意比温室里的草木更深沉。在某个被遗忘的墙角，爬山虎的新芽正沿着砖缝蜿蜒而上，用嫩红的触须丈量春天的厚度。

急促的雨点叩击着窗户，也叩醒了那一段温馨的记忆。

那是2023年3月的一个下午，突然收到信息：我的纪实散文《童趣》在《海南日报》发表了。惊喜的我立马驱车去买当天的《海南日报》，可到了附近的一家报亭，说是当天的《海南日报》中午就卖完了。于是我又匆匆赶到寰岛小学边上的一家报亭，报亭主人遗憾地说：“你早点来就好了，今天的《海南日报》最后一份刚被人拿走。”我知道《海南日报》是很紧俏的，当日的报纸当天没有买到，第二天就很难买到了，而今天的这份《海南日报》，记录了我自认为的一份荣耀，自然是急于买到。可现在都下午五点了，两个报亭都没有卖，再去哪里买呢？正当我六神无主之时，突然下起雨来，豆大的雨点敲打着我失望与焦急的心，我赶紧躲进车里，望着车窗外躲雨奔跑的人流，心里想着：他们不都跟我一样正趋向自己心中的目标吗？这时，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到海南日报社去看看吧。于是，我驱车来到报社大门。下车后，我冒雨跑向门岗亭，岗亭的保安先生立即开门，招呼我进去避雨。我说明了来意，登记好来访信息后，保安先生热情地指着前方说：“从这里直走，岔口处再向右拐，越过一栋楼，左边那幢楼就是。”我道了一声谢，开门就冲进雨帘，飞也似的跑到了保安先生所指的楼里。一进门，看到一楼有一间办公室的门开着，我迈着小步，刚想进去，突然感到这样太冒失，于是，我站在门口，低着头，左右摇晃着，先用掉发中的雨滴，而后，双手把后背上的水

蹭干，再轻轻地跺一跺脚。门里的一位长者看到我，很和气地问：“你有什么事？请进来说吧。”

我说明了来意，长者客气地指着沙发说：“你先坐一会儿，我帮你问问。”说着，他就转身出了门，我紧随其后，看见这位长者走到另外一边的办公室，推开门，向里面招了招手，做着手势，嘴巴一张一翕地说着什么，随即，出来一位身着职业女装的女孩，身材修长，举止文雅，朝我走来：“先生，您是要一份今天的《海南日报》吧，请稍等一下，我

心中的莲花

■ 汪跃平

去办公室给您拿。”

“好的，谢谢！”

女孩转身上楼去了。长者招呼我进门坐下。一会工夫，刚才的女孩拿着一份报纸进门递给我：“您看是这份吗？”我立马起身，接过报纸在桌上摊开，“童趣”两个字赫然映入眼帘。我兴奋地说：“就是这份，可以把这份报纸卖给我吗？”

女孩微笑着说：“不用买啦，这是我办公室的，我都看过了，就送给您吧。”

我一边致谢，一边小心翼翼地叠好报纸，似珍宝一般揣进微微的衣襟里，而《海南日报》团队的德厚流光也随之映入我心中。我心里美滋滋地道一声“谢谢”，就转身出了门。

“先生，外面下着大雨，我拿把伞送您吧。”

还没等我回话，女孩就拿来雨伞，说：“我们走吧！”

瓢泼大雨砸在伞上，噼啪作响。“先生，小心点，路滑！”

我抬起头来，侧向她：“谢谢，你也小心点！”这时，我发现雨伞偏向着我这边，女孩的一边衣袖都浸湿在雨中，我赶紧把伞柄推至她那边：“你看，你一边衣袖都打湿了。”

女孩微笑着说：“我比你年轻，我没事的。”说着，又把伞柄移向我这边。

“那好吧，伞柄放在中间，我们平均分享。”我说。

她冲我嫣然一笑，像纯洁的莲花那样高雅。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车旁，女孩迅速拉开车门：“快进去吧，下雨注意安全。”

《春天的故事》（油画）

王家儒作



镇还没醒来的街巷，来到小角入口。可是，因逢台风，小角通向海边的路仍在被封状态。我们掉转头向中角开，路过昌化港和峻灵王庙，在雨中兜兜转转，通过一条土路后，终于来到了中角。

此时，天已破晓，雨却大了起来。我们一手举伞，一手握相机，在棋子湾中角的海边举伞北望，可看到烟雨中的开元村，巍峨的城郭露着几分缥缈。此外，清寂的海湾，别无可见的建筑，所有海岸线都处于野生状态。

我们穿短裤，着凉鞋，由北向南在海岸线跋涉。时而在海水里徜徉，时而在沙滩上行走。无风，海水清澈，波澜不惊；沙滩细软，缝合水陆；礁石千姿百态，星罗棋布。这石望着那石高，这角望着那角好。翻过一道礁岭，迈过一片沙滩，涉过一条流向大海的溪流。如此反复再三，我们仍往南行。友人问我，还要往前走吗？我说再走走吧，既然来了，就尽量不留遗憾。在我的坚持下，继续往前行进。

面前一堵巨石屏障，不适合在雨中穿越，我们只好绕道走。从沙滩往坡崖向上，有密集的仙人掌和茁壮的野菠萝挡道，赤裸的腿脚免不了要被仙人掌“摸”几下。过后是木麻黄林，雨水淹没了林中的小路，只能靠感觉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

我们在树林里走了一段“水路”，把那巨石阵甩在身后了。突然，前面的山路上出现了一个人，肩背手扛一些渔具。我立即上前询问关于夫妻石的位置，那位兄弟往我们身后一指，说，就在你们后面，你们已经走过了。

我们继续往南走，走到一处高崖，见不到往前延伸的路，远处也没有更大的石阵了，可谓望尽天涯路。我们拍了一些海湾里的景物，开始往回走。

往回的路我们刚刚走过，但因为雨水，此前的痕迹并没有留下，回头路也是新路。在树林里穿行仍然艰难，一丛丛的仙人掌和野菠萝密密实地挡着道，让人望而却步。我们决定改往海边走，打算越过石崖到沙滩。从木麻黄林往海边走，再一次经历仙人掌和野菠萝的考验，终于抵达海边石阵。石峦如簇，丛林总总，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棋子湾也没有两块相同的石头。踏在高低低低、大大小小的，断断续续、湿湿滑滑的礁石上，我们的步履顿时斯文起来，小心翼翼地迈脚，生怕打滑摔倒。走过了一段石路，往前看，直望最远处。蓦然间，我看到了熟悉而陌生的类似夫妻的石头。我心里一阵狂跳，什么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什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什么众里寻她千百度……我百分之百确定，

那就是我们要找的夫妻石。我指给朋友看，问他，你看那像不像一对夫妻，像要告别，又似重逢？我们举起相机，盯紧这对在海边历经风雨的万年“夫妻”，猛按快门，生怕一转眼就不见了。

通往夫妻石的石“板”路十分崎岖，好在断裂处有人搭上了木板，为我们这样的后来人提供了方便。夫妻石的两扇石屏如刀劈斧削，一高一矮，相隔半米，若即若离，石屏侧面顶端有横裂的缝，巧妙如头颈分割线，顺势而下的边缘分出肩部，再向下恰如披着的斗篷。石上有深褐色的线条，如衣纹，如褶皱，使坚硬的石面多了几分灵动，顽石也变得温柔。这不禁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棋子湾雕刻出如此神似一对夫妻的动人形象，相守相顾，千年万年。我们在夫妻石下徘徊、流连，兴奋不已，庆幸自己如愿以偿。

站在夫妻石下，透过烟雨，可以看到远处礁石上的几位钓客，其中就有我们之前路遇并问路的那位兄弟，他向我们招手，虽然看不清面目，听不见声音，但能明白他的意思，我们站立的地方正是我们要寻找的所在。烟雨中的棋子湾，悄然上演了一场真人版的仙人指路。

告别夫妻石，踏上归程，雨停了。棋子湾呈现标准的天青色，平和淡雅，清新爽朗。举目，开元村恢复了鲜明的轮廓。我们的脚步那么欢快，我们的心情那么愉悦。



夫妻石。 李再明 摄

墨色与春光的叙事

■ 林海平

写你，笔锋就陷入四月的沼泽，白梨在宣纸上结痴，而绿堤突然漫溢——整条河流竖起，成为恹恹时颤抖的边界。落日是砚台里，化不开的朱砂。总在收笔时，突然滴落，染红所有预留的空白。那些笙歌被墨色吸吮，字迹间游动着未完成的旋律。当我说“萧瑟”纸角就飘来一片真实的枯叶。而你是最固执的留白，让所有比喻显得贫瘠。当整首诗即将被黄昏卷走，你突然从韵脚处递来一枝带露的桃花。

柳渡辞（外一首）

■ 熊柯

紫燕呢喃，青绿寒烟间杨柳婆娑踱步徜徉，斑驳光影缝绻心魂眷恋唐宋楼阁，细草千古丹青幻想，披一蓑烟雨醉眠乌篷船轻声唱，舀半杯月光，半杯清风雨珠打湿春衫，倾怀清辞诗笺任万籁轻触心弦，卧听花开花落热泪流过微笑，酬唱青春如梦感慨悠悠一瞬，寻觅熟悉容颜

◎与春风碰杯

风铃摇曳，钟情这水墨烟雨望湖亭中驻足凝眸，草幽竹静三盏春酿，眷顾暖心寄托与春风碰杯，最渴望邂逅故人描绘唐韵悠悠，同乐长安酒肆那小令抚心，听得见杏花呢喃畅咏曲水流觞，且赋一醉蝴蝶梦相信缘分，追寻相约的远方

樱花的梦境

■ 贺爱明

樱枝在宣纸上晕开 所有墨色未干的诗行都在颤抖春风沉醉的夜晚月光碎银般的沉默春寒中每一片坠落都是与地心私奔的密约情缘正随潮汐褪去泥土深处传来瓷器裂响离别像一场轻盈的春雨悄无声息却湿润了大地当墨色洇成江南的云雾泥土缝合了所有被褶的香气一首诗里樱花忽远忽近在真实和虚幻间游荡风再起时，你仿佛仍站在当年那场万瓣纷纷的樱花里

乙巳孟春雨霁山行

■ 陈焕泽

昨暮乌云起，今朝旭日升。峦危苍竹挺，壁峭劲松生。块垒尘埃释，禅心溪涧鸣。泰然天地阔，景秀且徐行。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